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后汉历史演义

(二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著

目摇摇录

第 十 九 回	猛汉将营中遇刺 伪蜀帝城下拼生	员
第 二 十 回	废郭后移宠阴贵人 诛蛮妇荡平金溪穴	园
第二十一回	洛阳令撞柱明忠 日逐王献图通款	怨
第二十二回	马援病歿壶头山 单于徙居美稷县	愿
第二十三回	纳直言超迁张佚 信讖文怒斥桓谭	猿
第二十四回	幸津门哭兄全孝友 图云台为后避勋亲	源
第二十五回	抗北庭郑众折强威 赴西竺蔡缙求佛典	缘
第二十六回	辨冤狱寒朗力谏 送友丧范式全交	猿
第二十七回	哀牢王举种投诚 匈奴兵望营中计	苑
第二十八回	使西域班超焚虏 御北寇耿恭拜泉	怨
第二十九回	拔重围迎还校尉 抑外戚曲海嗣皇	愿

第三十回	请济师司马献谋 巧架诬牝鸡逞毒	怨苑
第三十一回	诱叛王杯酒施巧计 弹权威力疾草遗言	冤苑
第三十二回	杀刘畅惧罪请师 系鄧寿含冤毕命	冤缘
第三十三回	登燕然山夸功勒石 闹洛阳市渔色贪财	冤缘
第三十四回	黜外戚群奸伏法 歼首虏定远封侯	冤缘
第三十五回	送番母市恩遭反噬 得邓女分宠启阴谋	冤原

第十九回 摇摇猛汉将营中遇刺 伪蜀帝城下拼生

摇摇却说征南大将军岑彭，自引兵下陇后，不与陇西战事，但在津乡驻兵，防御蜀军。津乡地近江关，江关为蜀兵所踞，堵塞水陆，负隅自雄，岑彭屡督兵往攻，终因江关险阻，不能奏功。光武帝乃遣大司马吴汉，率同刘隆、臧宫、刘歆三将，调发荆州兵六万余人，骑五千余匹，行抵荆门，与彭会师。彭曾备有战舰数十艘，所用水手，统从各郡募集，不下一二千名。吴汉谓水手无用，多费粮食，拟酌量遣归。彭独言蜀兵方盛，今靠水战得利，方可深入，怎宜遽减水手？两下里互有龃龉，特表达洛阳，请旨定夺。光武帝复谕道：“大司马惯用步骑，未习水战，荆门事决诸征南公，大司马毋得掣肘。”云云。彭得伸己见，越加感奋，当下号令军中，募攻浮桥，有人先登，应受上赏。俗语说得好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遂由偏将军鲁奇，应募前驱，鼓棹直上。可巧东风狂急，吹满征帆，奇船顺势向前，直冲浮桥。桥旁设有攒柱，柱上有反扎钩，钩住奇船，早被蜀兵瞧着，齐来截击。奇拼死与斗，且令随兵燃着火炬，飞掷桥楼，风促火腾，那桥楼是用木造成，一经燃烧，势不可遏。复有许多黑焰，迷乱蜀兵眼目，如何再能打仗？又加岑彭等率着众舰，顺风并进，所向无前，蜀兵大乱，溺毙至数千人。蜀大司徒任满，措手不及，被鲁奇一刀砍死。蜀南郡太守程泛，下桥欲奔，被刘隆跃登岸上，手到擒来。只有蜀翼江王田戎，飞马逃生，得还江州。岑彭等驰入江关，禁止军中掳掠，沿途人民，都奉献牛酒，迎劳彭军。彭辞还不受，面加慰谕，百姓大悦，开门争降。当下露布告捷，举刘隆为南郡太守，并录叙鲁

奇首功。有诏悉依彭议，命彭为益州牧，所下各郡，即由彭兼行太守事。彭进军江州，探得城内积粮尚多，料不易下，但留偏将冯骏围攻，自引兵直指垫江，攻破平曲，取得粮米数十万斛，分给各军。大司马吴汉，攻克夷陵，筹备露橈数百艘，在后继进。还有护军中郎将来歙、虎牙大将军盖延等，亦引兵入蜀。蜀中大震，公孙述忙授王元为大将军，使与领军环安出拒河池。凑巧来歙盖延，两路杀到，即与元安两军接战，自午至暮，大破蜀兵，斩馘数千。元与安狼狈奔回，歙等复捣破下辨城，麾军再进，至夜深时，方才下营。军中不遑安寝，但凭几假寐，守待鸡鸣。不料双目矇眊的时候，忽觉心中一阵奇痛，惊醒睡魔，用手抚胸，有物格住，不瞧犹可，剔灯审视，乃是亮晃晃的匕首，插入胸前，血流不止，连忙叫起帐后卫士，使请盖将军入营。盖延闻信，飞奔进来，见歙已遭毒手，禁不住泪下潜潜，不能仰视。歙褙目叱延道：“虎牙何敢作此态！今我为刺客所伤，无从报国，故呼君嘱托军事，乃反效儿女子哭泣么？须知刃虽在身，尚能勒兵斩公，奈何不察？”延勉强收泪，愿听歙遗命。歙乃使从吏取过纸笔，自写遗表道：

摇摇臣夜人定后，为何人所贼，伤中臣要害，不敢自惜，诚恨奉职不称，以为朝廷羞。夫理国以得贤为本，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，愿陛下裁察！又臣兄弟不肖，终恐被罪，陛下哀怜，数赐教督。

写到末句，实已忍不住苦痛，把笔掷去，抽刃出胸，大叫一声，竟尔气绝。盖延大恸一场，替他棺殓，立遣人赍歙遗表，驰奏殿廷。光武帝闻报大惊，省书流涕，特赐给策文，追赠歙征

羌侯印绶，予谥节侯。另命扬武将军兼天水太守马成继歆后任。一面部署六军，亲出征蜀，由洛阳进次长安。公孙述闻得车驾亲征，亟使部将王元、延岑与吕鲮、公孙恢等，悉众出拒广汉，及资中要隘；又遣他將侯丹率二万余人，屯守黄石。岑彭令臧宫领兵五万，从涪水至水曲，截住延岑；自分兵引还江州，另溯都江上流，往袭侯丹，出丹不意，把他击走。当即倍道急进，日夕不停，直驰二千余里，径抵武阳。武阳守吏，立即骇走，只有一座空城，被彭安然据住。彭再使锐骑进击广都，距成都仅数十里，势若风雨，无人敢当。公孙述高坐成都，总道汉兵尚相持平曲，隔离尚远，不料岑彭从黄石进兵，数日间即至广都，反绕出延岑等背后，不由的慌张万分，举手中枚掷击地上，顿足狂呼道：“汉军有这般迅速，莫非神兵不成？”当下募兵出守广都，并飞报延岑等人，叫他分兵还援。延岑方陈兵沅水，与臧宫相持不决。宫因兵多食少，转输不继，正觉得进退两难，不能持久，适光武帝遣使诣岑彭营，有马七百匹。宫得知此信，情急智生，竟伪传诏命，截留来马，使骑士跨马张旗，登山鼓噪，一面麾动战船，逆流而上，两岸夹着步骑各军，进薄蜀营，呼声动地，旗影蔽天。延岑正接到成都警信，忐忑不定，又见汉军水陆大集，越觉惊忙，登高遥望，对山复有许多敌骑，由高趋下，几不知有多少兵马，会集来攻。大众都是股栗，回头就跑，延岑亦急忙返奔，霎时间旗靡辙乱，好似风卷残云，向西四散。臧宫纵兵追击，但教刀快戟长，乐得把头颅多剁几颗。蜀兵怎敢还手？尽管向前急奔。越是逃得快，越是死得多，最便宜的是弃械乞降，倒还有一条生路，不致毙命。所有辎重粮草，统让送了汉军。延岑只引了数十骑，走回成都。臧宫军至平阳乡，收得降兵，差不多有十多人。全蜀精

锐,已经荡尽,就是一向主战的王元,也束手无策,举众来降。光武帝连得捷音,尚欲招降公孙述,遣使致书,晓示祸福,并举大义相勉,誓不相害。述览书叹息,出示心腹将常少、张隆,少与隆俱劝述降汉。述瞿然道:“废兴由命,天下岂有降天子么?”少隆等不敢再言,自思亡在旦夕,相率忧死。

光武帝因平蜀有日,不必亲往督军,下令回銮,将入都城,忽有急报传来,乃是征南大将军舞阴侯岑彭,又被公孙述遣人刺死。彭自进军广都,所驻营地,叫作彭亡。当时未知地名,因即下寨,及有人传报,彭始知地名不祥,拟即徙往别处,适有一弁目来降,自称为公孙述亲随,被挾来奔。彭不防有诈,收入帐下,到了夜半,竟被降卒混入,把彭刺死,当由大中大夫郑兴,代领部曲,飞使奏闻。彭治军有法,秋毫无犯,邛谷王任贵,闻彭威信,数千里驰使输诚,并贡方物,光武帝方重加倚任,满望他进扫成都,特授懋赏;一闻被刺,当然生悲,遂将任贵所献各物,尽赐彭妻子,且赐谥彭为壮侯。一面敕大司马吴汉,即日进军,继彭入讨。吴汉接诏,便由夷陵出发,率三万人溯江直上,至鱼涪津。述已遣将魏党公孙永,踞住津口,结筏自固。吴汉挥动将士,一鼓击退,乘胜进围武阳,又遇述婿史兴来援,把他痛击一阵,扫得精光,兴单骑逃免。会有诏令至吴汉营,嘱汉直取广都,据蜀心膺。汉奉命急进,捣入广都城,守兵尽遁,再遣轻骑绕成都市桥,成都吏民,无不震惊,将士等陆续夜遁,述虽严刑示惩,尚不能止。那光武帝虽屡次闻捷,还恐成都兵众,总有一番鏖斗,所以必欲降述,因复颁书谕述道:“勿以来款、岑彭受害自疑,今若亟来诣阙,保汝宗族安全,否则后悔难追!”述得书后,仍无降意。甚至江州为冯骏所夺,田戎已被擒去,还想坚持到底,不肯转头。光武帝待述

复报,始终不至,乃复传谕吴汉道:“成都虽困,守兵尚有十余万,不可轻敌!卿但坚据广都,勿与争锋,待他力屈计穷,前去奋击,自然一战可下了!”吴汉急欲邀功,未肯依谕,竟率步骑二万人,进逼成都,去城约十余里,阻江为营,中架浮桥,自引兵立营江北,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,率万余人,屯江南,相去二十余里,当下奏达朝廷,具陈进兵安营情况,且谓可立破成都。光武帝大惊失色,忙亲书手谕道:“近敕公千条万端,奈何临事错乱?既已轻敌深入,又与尚隔江立营,缓急不能相倚,若贼出兵缀公,别遣大众攻尚,尚营一破,公还能站得住么?速速引还广都,幸勿急攻!”这道手谕,交付亲将,叫他飞寄吴汉,究竟途程辽远,朝发不能夕至,那吴汉果为述将所困,险些儿败没虏中。原来公孙述因汉军相迫,特遣部将谢丰袁吉,率众十余万,分作二十余营,并出攻汉。又命别将万余人,渡江击尚,使他不能相救。汉与谢丰等大战一日,竟至挫衄,退入营中。谢丰、袁吉,便将汉营围住。汉待尚不至,料知尚被牵制,无法驰援,乃召集将士,面加鼓励道:“我与诸君逾越险阻,转战千里,无攻不胜,得入深地。今与刘尚两处受围,声援隔绝,祸且不测,计惟潜师救尚,并力御贼,诚能同心合力,人自为战,大功可成,否则一败无遗,如何报命?成败在此一举,愿诸君努力!”诸将齐声应诺。于是脍士秣马,闭营三日,固守勿出。谢丰等攻扑数次,亦不得入,索性不去挑战,专待汉军食尽,然后再攻。哪知汉伺他懈弛,夜半开营,引军疾走,竟得渡过江南,驰入尚营。谢丰等尚未察觉,等到天明,望见汉营中旗帜高张,烟火不绝,还道汉营如故,哪知吴汉已与刘尚合军,击退江南蜀兵。蜀兵走入谢丰营中,丰等才悔中计,不得已分兵南渡,攻击汉、尚。汉与尚早已守候,见他越江过来,

不待蜀兵成列,便张开左右两翼,夹击过去。蜀兵仓猝,接仗已觉着忙,再加两面受敌,越发招架不住,不过人数众多,总想勉力支撑,幸图一胜,偏汉兵越斗越勇,蜀兵愈战愈怯,渐渐的势不相当,败退下去。袁吉一个失手,竟被汉将砍倒,结果性命。两将中死了一人,顿时全军慌乱,如山遽倒。谢丰麾军急退,自为后拒。恰巧吴汉追到,与谢丰交战数合,着的一声,已把丰头脑劈去,倒毙马下,蜀兵大溃。汉与尚追杀一阵,毙敌无算,获甲首五千余级,方才勒兵回营。适值朝使亦至,交付光武帝手书。吴汉阅罢,不禁伸舌,幸亏转败为功,还好有言相答;乃即留尚拒述,自领兵还驻广都,具状奏闻,深自引责。光武帝又复谕道:“公还广都,很属得宜,述必不敢舍尚击公。若彼先攻尚,公可从广都赴援,彼此相应,破述无疑了。”汉遵谕旨,不敢违慢,待至蜀兵来攻,方才应敌。果然述兵屡出,由汉率军屡击,八战八克,复逼成都。还有臧宫一支人马,也得拔绵竹,破涪城,斩公孙恢,长驱直达,与吴汉共会成都城下,并力合攻,捣入外郭。急得公孙述不知所措,慌忙召入汝宁王延岑,向他问计。岑答道:“男儿当死中求生,怎可束手待毙?今唯有倾资募士,决一死战。若能击退汉兵,财物复可积聚,何足介怀?”述乃悉出金帛,募得敢死士五千人,充作前锋,使岑统领残兵,作为后继,一声号令,麾众齐出,几似疯狗一般,逢人便噬。吴汉见来势凶猛,勒军遽退,至市桥中拣一旷地,列阵待着。岑令前锋鸣鼓挑战,暗率部众绕道,袭击吴汉背后。汉只遏前敌,不及后顾,竟被延岑冲破后队,搅乱阵势。汉军腹背受敌,当然溃散,汉被挤入水中,几至灭顶,亏得眼明手快,攀住马尾。马系汉素常骑坐,能识人意,方得将汉徐徐引出。好在臧宫兵尚未遽溃,百忙中援应一阵,蜀兵始

退，汉得安回营中。检查兵士，丧失尚不过千余人，只是粮食将尽，不过七日可支，乃令阴具船只，伺隙欲归。谒者张堪方奉使命劳军，输送缣帛，在途又受官蜀郡太守，驰诣成都，闻得军中乏粮，汉有退志，因亟往见汉，谓述亡在即，不宜退师。汉勉从堪议，使臧宫屯兵咸门，自在营中偃旗息鼓，故意示弱，诱令蜀兵出战。约阅三日，公孙述亲出搏战，直攻汉营，令延岑往敌臧宫，两路并举。岑拼命死斗，三合三胜，宫几难支持，忙使人向汉求援。汉与述已战了半日，未分胜负，急切不便援宫，但见述兵已有饥色，特使护军高午、唐邯，领着锐卒万人，向述众横击过去。这支兵马，乃是汉留住营中，故意不发，待至述兵已疲，才令突出。述不防有此生力军，挺击过来。连忙号召将士，拦阻兵锋，已是不及。高午持槊急进，猛刺述胸。述痛不可耐，撞落马下，左右抵死救护，才得扶起述身，昇至车上，逃入城中。延岑在咸门酣战，得知述负伤消息，当然惶急，鸣金退回，反被臧宫还杀一阵，伤了许多人马。好容易入城见述，述已晕过两次，经岑唤醒，勉强睁眼一看，不禁下泪，模糊说了数语，无非是嘱咐后事，挨到日暮，便即毙命。岑为具棺殓，草草办就，到了翌晨，自觉无术拒守，乃开城出降。吴汉等纵辔入城，枭述尸首，传诣洛阳，尽屠公孙氏家族，并将延岑处斩，戮及妻孥，再纵火烧述宫室，付诸一炬，是为建武十二年事。述欲称帝时，曾梦有人与语云：“八么子系，十二为期。”醒后告知妻室，妻答说道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尚可，况期限十二呢？”述因即僭号。至是全家灭亡，刚刚应了十二为期的梦兆。光武帝闻汉入城屠掠，遣使责汉。又谕副将军刘尚道：“城降三日，吏民从服，孩儿老母，人口万数，一旦纵兵放火，居心何忍？汝系宗室子孙，尝居吏职，奈何亦为此残虐？仰视

天,俯视地,未必相容,大非朕伐罪吊民的初意呢!”

先是述尝征广汉人李业为博士,业称疾不起。述惭不能致,使人持药酒相迫。业抚膺叹道:“古人云:‘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。’我情愿饮药便了。”遂服毒自尽。述又聘巴郡人谯玄,玄亦不应,述又劫以毒药。玄慨然道:“保志全高,死亦何恨?”遂对使受药。玄子瑛叩头泣血,愿出千万钱赎父,方得幸免。至成都残破,玄已早终。更有蜀人王皓、王嘉,亦不肯事述。述先将他妻子系住,胁令出仕。皓对来使说道:“犬马尚且识主,况我非犬马,怎得妄投?”说着,竟拔剑自刎。述竟将他妻子杀死。王嘉闻皓自杀,也即戕生。犍为人费贻,漆身为癞,佯狂避征,同郡任永、冯信,都伪托青盲,巧辞征命。此次光武帝因蜀地告平,申命吴汉等访求遗逸,方得查出数人志节,奉诏表李业闾,祀谯玄以中牢,为王皓、王嘉伸冤,抚恤后裔,特诏费贻、任永、冯信入都,面授官职。永、信同时病歿,惟贻入见后,拜为合浦太守。此外如述将程乌、李育,颇有才能,亦由光武帝下诏叙用,不令向隅。又追赠述故臣常少为太常,张隆为光禄勋。于是西土悦服,莫不归心。小子有诗咏道:

抚我为君虐我仇,安民有道在怀柔。

井蛙小丑何如此?身死家亡地让刘。

蜀地平定,吴汉等振旅还朝。欲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再表。

公孙述一夸夫耳,无他功能,乘乱窃据,但以僻处西陲,依险自固,故尚得苟延岁月,僭号至十有二

年。及关东已平，王师西指，述不能用荆邯之策，空国决胜，乃徒豢二三刺客，戕来歙，害岑彭，何济于事？彼既不愿为降天子，何勿堂堂正正，与决胜负？成固甚善，败亦有名，仅恃此鬼蜮伎俩，暗杀汉将，汉将岂能一一被刺乎？来歙、岑彭，不幸遇刺，而吴汉、臧宫诸将，长驱直前，进捣成都，述尚欲死中求生，背城借一，卒至洞胸坠马，亡国覆宗。诈术果可恃耶？不可恃耶？项羽谓天实亡我，非战之罪；公孙述谓废兴有命，是皆不度德，不量力，一败涂地，乃诿诸天命，无聊之语，可笑亦可悯也！

第二十回 摇废郭后移宠阴贵人 诛蛮妇荡平金溪穴

摇摇却说蜀地告平，全军凯旋，凉州牧窦融，上表称贺，有诏令融与五郡太守，一同入朝。融遂与武威太守梁统、张掖太守史苞、酒泉太守辛彤、敦煌太守竺曾、金城太守库钧，奉诏入都。既抵阙下，即缴上安丰侯凉州牧印绶。光武帝赐还侯印，即日召见，赏赐恩宠，无与伦比。寻拜融为冀州牧，融辞不就任。适大司空李通，因病去职，由扬武将军马成，暂行代理，未尽胜任，乃进融为大司空，并授梁统为大中大夫。凉、冀二州，另行简员镇守。好在陇蜀已平，西北无事，只有卢芳伪称刘文伯，连结匈奴乌桓，常为边患。骠骑大将军杜茂等，奉诏往讨，历久未平。芳部将随昱留守九原，阴通汉军，欲胁芳降汉。芳与十余骑逃入匈奴，昱即诣阙请降，得拜五原太守，封镌胡侯。后至建武十六年间，芳复入居高柳，遣使奉上降书。光武帝乃立芳为代王，令他和辑匈奴。芳申请入朝，奉诏批准。及芳南至昌平，又遇朝使传谕，叫他折回。芳不免疑惧，仍背汉投胡，既而病死。自是函夏无尘，全国统一。光武帝增封功臣，得三百六十五人，外戚封侯，计四十五人，惟宗室诸王，却为了将军朱舛计议，反降封为公侯。如赵王良、齐王章、鲁王兴，三人统称为公。长沙王兴、真定王德、河间王邵、中山王茂四人，统称为侯。更封孔子后裔孔安为宋公，周公后裔姬常为卫公，此外宗室封侯，共一百三十七人。光武帝久在兵间，厌心武事，且知天下疲耗，益欲息肩，自陇、蜀平定后，非遇急警，不复言兵。皇太子强，年已十余，有时侍侧，问及攻战方略，光武帝正色道：“从前卫灵公问陈，孔子不对，此事非尔所宜问呢！”邓禹、

贾复,知帝欲偃武修文,不愿功臣拥众京师,乃投戈讲道,修明儒学。耿弇等亦缴还大将军印绶,并以列侯就第。朱岷尝荐贾复端重,可为宰相,光武帝置诸不答。惟移封邓禹为高密侯,使食四县。贾复为胶东侯,使食六县。李通已封固始侯,位兼勋戚,因得与邓禹、贾复参议国家大事,恩遇从隆。其余功臣数百人,不过给与禀禄,令他安享太平,不复重用。至若朝廷宴会,辄召功臣集饮,济济盈堂,无不守礼。光武帝当大宴时,历问群臣道:“卿等若不得遇朕,果有何为?”邓禹起答道:“臣尝学问,可做一文学掾吏。”光武帝笑道:“这也未免太谦了!卿志行修整,可官功曹。”及问至马武,武答言:“臣粗具膂力,可为守尉,督捕盗贼。”光武帝又笑说道:“且自己不为盗贼,做个亭长罢了!”武平素嗜酒,任气使性,常在御前折辱同列,故光武帝随事加诫,略示裁抑。但功臣稍有过失,帝必曲为优容,所有远方进贡珍甘,亦尝先赐列侯,不少悭吝。故功臣皆怀德畏威,不生怨望,安上全下,比那高祖时代,迥然不同。这是光武帝的识量过人,故是有良法美意,卓越古今。

独骠骑大将军杜茂,尚留守北方,备御匈奴。光武帝不欲劳兵,特使吴汉等北往,督徙边民,尽入内地,但谕茂缮治城障,阻住胡烽。茂令兵士屯田筑堡,毋敢少疏。会因军吏冤杀无辜,遂致连带免官,减削食邑。由修侯降为参蘧乡侯。另命蜀郡太守张堪为骑都尉,使他往领茂营。匈奴闻茂去职,乘隙进攻,兵至高柳,被张堪督兵邀击,大破胡兵,飞章告捷。光武帝因令茂为渔阳太守,兼辖军民。茂赏善罚恶,公正无私,吏士并乐为用。匈奴以高柳被挫,再图报复,竟发万骑入渔阳。才入境内,即有数千健卒,当头截住,仿佛与长城相似,丝毫不能动摇。再加张堪领着后队,鸣鼓继进,锐厉无前,把胡骑冲

得七零八落。匈奴将帅,连忙奔还,十成中已丧失了四成,从此畏堪如神,不敢近塞。堪乃劝民耕稼,特就狐奴地方,开稻田八千余顷,不到数年,桑麻菽麦,遍地芃芃。百姓踊跃作歌道:“桑无附枝,麦穗两歧,张公为政,乐不可支!”总计堪守郡八载,户口蕃庶,物阜民康,光武帝欲征堪内用,堪竟病逝,有诏褒扬政绩,赐帛百匹。堪字君游,系南阳郡宛县人,少时已有志操,号为圣童,入蜀时不私秋毫,布被终身。中兴循吏,杜诗以外,要算张堪。

沛郡太守韩歆,亦刚直有声。建武十三年间,大司徒侯霸病逝,特擢歆为大司徒。歆就职后,每好直言,尝在帝前指天画地,不少隐讳。光武帝未免动怒,歆仍不少改,在任二年,坐被谴归。未几又颁诏申责,歆愤激自杀,子婴亦死。都人士替他呼冤,为帝所闻,乃追赐钱谷,具礼安葬。后来欧阳歆、戴涉,相继为大司徒,俱坐罪论死。光武帝亦稍稍严急了。最错误的是废后一事,为光武帝平生大累。事在建武十七年间。光武帝既立郭氏为皇后,嫡子强为皇太子,相安有年。郭后复生子四人,一名辅,一名康,一名延,一名焉。阴贵人亦生五子,长名阳,次名苍,次名荆,又次名衡、名京。尚有一子名英,为许美人所出。许美人无宠,当夕甚稀,故只生一男。就中总算这位阴贵人,最得宠爱,光武帝有时出征,尝命阴贵人随行。阴贵人初次生男,曾在元氏县中分娩,彼时从征彭宠,适当有娠,故在行辕中产儿,取名为阳,两颊甚丰,至十岁时能通《春秋》,光武帝目为奇童。建武十五年,大司马吴汉等上书请封皇子,三奏乃许。使大司空窦融告庙,封皇子辅为右翊公,英为楚公,阳为东海公,康为济南公,苍为东平公,延为淮阳公,荆为山阳公,衡为临淮公,焉为左翊公,京为琅琊公。诸子受

封,才及月余,有诏令天下州郡,检核垦田户口。刺史太守,依诏施行,次第奏报。独陈留吏牒中夹入一纸,上书二语云:“颖川、弘农可问,河南、南阳不可问。”光武帝瞧着,问所从来,吏人谓由长寿街上拾取,误夹牒中。光武帝因疑生怒,顿有愠色。东海公阳,年才十二,适侍帝后,便乘间进言道:“河南帝城,必多近臣;南阳帝乡,必多近亲;田宅逾制,不便细问。故有是言!”光武帝大悟,再使虎贲将穷诘吏人,吏人无从隐蔽,所对如东海公语。光武乃更遣谒者巡行河南、南阳,纠察长吏,实地钩考,免得徇私。但自此爱阳有加,自悔立储太早,不得使阳为冢嗣。天下事不宜生心,一有芥蒂,免不得形诸词色。郭皇后暗中窥透,当然怀嫌,因此对着帝前,往往冷嘲热讽,语带蹊跷。光武帝积不能容,遂致夫妻反目,动有违言。到了十七年冬月,竟突然下诏道:

皇后怀势怨怼,数违教令,不能抚循他子,训长异室。宫闱之内,若见鹰鹯。既无《关雎》之德,而有吕、霍之风,岂可托以幼孤,恭承明祀。今遣大司徒戴涉、宗正刘吉,持节往谕,其上皇后玺绶。阴贵人乡里良家,归自微贱。“自我不见,于今三年。”宜奉宗庙为天下母。异常之事,非国休福,不得上寿称庆。特颁诏以闻。

诏既颁发,群臣互相错愕,莫敢发言。郭皇后只好缴出印绶,徙居别宫。那色艺兼优的阴贵人,竟得超居中宫,母仪天下。殿中侍讲郅恽进奏道:“臣闻夫妇情好,父子间尚且难言,况属在臣下,怎敢参议?但望陛下慎察可否,勿令天下贻

议社稷,方可无忧!”光武帝答道:“卿能曲体朕意,朕亦不为已甚哩!”乃暂不易储,更进郭后次子辅为中山王,号郭后为中山太后。余如东海公阳以下,俱进封为王。嗣且命赵、齐、鲁三公,均复王爵,这且待后再表。

且说光武帝即位以后,尝出幸舂陵,亲祠先人园庙。旋又改舂陵乡为章陵县,永免徭役,比拟高祖时代的丰、沛。至建武十七年冬季,复至章陵祭祖,治旧宅,观田庐,置酒作乐,大会宗室,无论男妇老幼,并得列席,酒至半酣,诸母相与絮语道:“文叔少时谨信,与人交际,无甚款曲,不过柔顺有容,素无争忤。谁料今日尊荣至此!”光武帝凑巧听见,不由的接口道:“我御天下,亦欲以柔道为治,并不致后先矛盾哩!”说着,鼓掌大笑。诸宗室相率腾欢,至日暮方才散席。越宿由光武帝谕令有司,为宗室尽建祠堂,然后命驾起行,还至宫中,已将残腊。倏忽间又是建武十八年了。孟春无事,过了一月,忽得蜀郡警报,乃是守将史歆据住成都,自称大司马,猝攻太守张穆。穆逾城走入广都,飞书乞援。光武帝亟令大司马吴汉率同臧宫、刘尚二将,领兵万余,往讨史歆。汉至武都,再发广汉、巴、蜀三郡兵马,进围成都,数旬即下,把史歆擒斩了事。宕渠人杨伟、胸邠人徐容等,本已为史歆诱惑,各纠众数千人,与歆相应。吴汉等既收复成都,再乘桴沿江,进至巴郡。杨伟、徐容,闻风骇走,终被汉军擒诛,余党皆降,徙居南郡长沙。蜀郡复平,汉等还朝复命。

不意南方交趾,突出了两个蛮女,公然聚众造反,寇掠岭南六十余城。两蛮女叫做征侧、征贰,本是一对姊妹花,为麓冷县雒将女儿。面貌不过寻常,身材很是长大,力举千钧,霸占一方。侧尤骁勇,已嫁与朱鸢人诗索为妻,她却不安家室,